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星期三 第一版

ZINSUI RHBAO

晉綏日報

創刊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第一六〇九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人啓事

劉濟全（永智）兄

劉永義兄

劉文耀（文緒）弟

見信後來信寄晉綏南區電訊分局

劉永信

聶公厚兒：」

神池縣虎北村人，現年三十三歲，一九三七年參加一二〇師獨立團，後改爲三五九旅××團十二連任文書，四一年在陝西固臨鎮曾寄過兩信，再沒音息。如有知其下落者，請來信告知，感謝之極。

父聶和之

尋物啓事

敝人於九月十八日，在興縣五龍堂至事家莊路上，遺失草票一千斤，有拾得者請通知後勤部軍實科，定當酬謝。

李漱堂

中共發言人斥蔣匪屠殺民主人士

將使反蔣運動擴大

民盟西北負責人杜斌丞氏被害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中共發言人今日向記者指出，西北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先生被害，表示蔣介石匪幫欲以擴大對民主人士屠殺的方法，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發言人指出：「蔣介石在屠殺民主人士時，無恥的說他們是共產黨。蔣介石匪徒於七日在西安殺害杜斌丞先生時，宣佈杜是中共『關中地委負責人』，實則杜先生爲民主同盟的西北負責人，一生爲民主事業奮鬥，爲西北人民所敬仰，並非中共黨員。」發言人說：蔣介石匪徒在上海爲了要鎮壓工人的罷工運動，並爲了要逮捕與屠殺罷工工人，僞造了所謂中共文件，說中共要破壞上海的電廠。匪徒們爲了要迫害民主同盟，捏造出所謂什麼民盟招收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匪徒們在北平逮捕了許多表示不滿的份子，包括若干高級官員在內。美國政府若干官員和美國的特務機關，過去和現在，都替蔣介石當偵探，指示給蔣介石匪徒誰是進步的民主人士，使蔣介石逮捕和屠殺他們。現在被迫害的人們中，不少是曾經[illegible]魏德邁之流以及某些假裝同情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官員，明白表示過他們的立場的人們。發言人說：蔣介石匪幫現在對蔣管區民主運動實行大規模的殘酷迫害，證明了蔣介石匪幫對自己的統治能力已經喪失信心，因爲人民解放軍在一切戰場上包括山東戰場在內，都已進行反攻，引起了匪徒們的驚慌失措，所以急於找尋殺人的藉口，使人民不敢反抗蔣介石。但是屠殺特只會使反蔣運動擴大，獨裁者愈加瘋狂好殺的時候，就是他愈加接近死亡的時候，中外歷史已經千百次證實了這個眞理。

中共發言人

再斥加政府助蔣內戰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中共發言人今日再度譴責加拿大政府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罪惡行爲。中共發言人稱：加拿大政府在借予蔣政府一百五十架蚊式飛機後，又向蔣政府貸款六千萬美元。據路透社南京七日電：蔣介石政府的立法院已於七日下午批准此項新借款，加拿大大使台維斯並宣佈該項貸款中之二千五百萬美元，由蔣介石政府用以「支付在交代中之戰爭物資」。加拿大政府此種赤裸裸的幫助蔣介石匪幫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中國人民將永遠記住，並且必定有一天，加拿大反動派將自食其自己種下的惡果。以白求恩大夫爲代表的加拿大人民，是中國人民所感謝和崇敬的友人，但是加拿大的反動派，其卑污下流，不能不使中國人民爲之震怒。發言人指出：加拿大反動政府是在美國帝國主義政府之後，第二個以經濟和武器援蔣內戰的政府，加拿大反動政府以此種行爲，揭露自己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罪惡行爲中的幫兇。發言人指出：現在在全國各戰場上，蔣介石匪幫的攻勢已經毫無例外的被打退了，人民解放軍已勝利展開全面反攻，在這樣的時候，加拿大反動派還到中國內戰中來下賭注，是太不聰明了。加拿大反動派所以對於援蔣內戰這一[illegible]如此熱心，顯然是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命令，美國帝國主義者因爲遇到全世界人民和美國人民的有力反對，不得不把這種骯髒可恥的勾當的一部份任務，交給其走狗加拿大反動派來執行。中共發言人重新聲明：中國人民對於蔣介石政府在內戰時期所借的一切外債，概不負責。

簡訊

爲貫徹幫助連隊幹部，改進連隊形勢，「一波蘭」[illegible]委和政治部，已組九個工作組下連。

我綏蒙騎兵某部

挺進傅匪後方活動

在豐鎮、涼城、歸綏、托和清一帶 打擊僞匪捕滅僞十一個保公所。

（新華社綏蒙十二日電）我綏蒙騎兵某部於九月間深入敵後豐鎮、涼城、歸綏、托和清一帶進行游擊活動，半月內，殲滅傅匪門[illegible]部一小股，俘敵中尉軍需以下十六名，繳馬六匹，槍六支。摧毀僞鄉鎮十一個保公所，生俘僞保公所之各種職員、軍[illegible]、公文及良民證等全部焚毀。並於豐鎮僞二區麥胡圖鄉第九保保長兼鎮[illegible]，[illegible]地主，曾當過僞甲長，後又當了僞聯保長，今年一月間，曾以全鎮[illegible]我兩側戰士帶槍投敵，四月間，反引十敵鄉兵建捕我方工作幹部兩名。我軍到[illegible]，根據群衆要求，將[illegible]鎮壓，群衆聞訊莫不稱快。（流）

（新華社綏蒙十三日電）九月間我綏蒙騎兵某部在豐涼敵後進行游擊活動中，各連隊組織民選小組，負責調查當地惡霸地主的糧食存苗，及當地最貧苦農民戶數，一方面解決部隊糧食供給，一方面救濟貧苦群衆。如涼城某村惡霸地主李有和，去年曾被群衆清算過，今年他威脅群衆說：「一年時節扒了我一斤糧，今年我就要二斤。」這次我軍去該地活動時，便根據群衆意見，沒收其六石糧食，除部隊人馬吃用外，將剩餘的救濟了八戶貧農。（宏儒）

抓緊組織群衆搶收

朔縣平魯一帶遭凍災，山藥菜蔬凍壞很多。

（新華社綏蒙十三日電）十月十、十一兩日，朔縣、平魯一帶降霜後，驟冷，山坡村莊已開始結冰，地裏山藥大部受凍，蔬菜亦結凍二寸，菜也凍壞三分之一。據朔縣一區臥羊等村群衆稱，該地先遭天旱，秋後又遇霪雨，山藥都比較多，凍壞，更加[illegible]收。臥[illegible]一村今年共種山藥四百五十畝，即[illegible]凍壞[illegible]，現各村正抓緊搶收，[illegible]保存明年的種籽，山藥已盛入窖收四有[illegible]，並[illegible]先吃凍的，保存[illegible]，準備將凍山藥曬乾，推成粉麵，和蔬菜[illegible]斤山藥推成粉四五兩，豆麵等拌起，較吃凍山藥頤飢入口。（重達）

不管閻賊送死！

汾孝匪兵大批逃亡

（新華社呂梁十一日電）汾孝閻匪在我軍民長期圍困下，損失異常嚴重，士兵逃亡現象日益增加。盤踞孝義城內閻匪，[illegible]，每日強迫附近居民向城內送磚，並強迫其士兵構築工事、重修城牆、碉[illegible]，匪士兵不斷餓飯，[illegible]做苦工，各閻賊送死，紛紛逃奔我區。我在兌九峪設立之閻匪士兵歸來招待所，十三天內即收容閻匪士兵十九名。又汾陽仁岩敵四十六師一團一營，九月九日赴汾陽城匪駐防，路經某村時，一夥即逃出二十餘人。據該營機槍連逃出之士兵稱：該連軍官僅馬伕一共只有四十二人，戰鬥兵不及二十人。經這次逃跑後，連一挺輕機槍也打不出來了。（李夫）

東北我軍冒雪躍進

克黑山縣城及新立屯

直接以巨大兵力捶擊北寧路瀋錦段

（新華社東北前線十二日電）東北前線十日初降飛雪，林彪將軍所部大軍繼續冒雪猛進，於關外中向南挺進，某部當於雙十節日連克虎山至通遼鐵路線上之黑山縣城及新立屯（一地均在瀋陽以西二百里）。據悉黑山乃蔣匪暫五十七師駐地，[illegible]彰武第十[illegible]師（缺一個團）及騎兵第四旅與保安部隊一部。[illegible]我秋季攻勢中攻克之第十座縣城。此次新立屯與黑山之攻克，爲我軍收復法庫、彰武、新民西側戰局之又一躍進。至此，民主聯軍不但切斷瀋陽與錦州間之鐵路聯繫，而且將更直接的以強大兵力捶擊蔣匪北寧路之瀋（陽）、錦（州）段，並使北寧路中段錦州山海關我軍形成一線作戰。匪首陳誠於我軍日益四面逼近其匪巢瀋陽時，[illegible]使錦州山海關我軍[illegible]，此次彰武、黑山一帶附次作戰中，其由僞保安隊改編之暫五十七師又被全部殲滅，[illegible]在新民西南[illegible]。黑山[illegible]南部[illegible]一八四師，即倉惶逃奔，現已陷於絕望之黑山以西北鎮地區。

馮玉祥將軍號召留美學生

爲實現民主聯合政府鬥爭

痛斥蔣介石爲「中國的希特勒」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美聯社及中央社紐約十一日電：馮玉祥氏雙十節在紐約招待記者及在雙十紀念會發表演說，號召中國留美學生及中國人民，奮起爲實現眞正民主聯合政府而鬥爭，並呼籲美國人民起來，反對美政府貸款援蔣內戰，痛斥蔣介石爲中國之希特勒，企圖變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爲奴隸。在旅[illegible]招待記者時，馮氏猛烈抨擊蔣政府，「並以希特勒與蔣介石相比」。在談到美國對蔣借款時，他斷言『中國（蔣）政府是一個無底洞，是塡不滿的』。他指出：「在現況下，貸款只會用以買軍火，不會用於建設的」。他呼籲美國人民：「假如杜魯門政府決定給蔣介石政府以貸款時，就出面反對」。提到孫科九月七日談話所謂除非美國迅速援蔣則蔣政府將轉向蘇聯時，他稱之爲「詭詐與無恥的態度」。馮氏於招待記者後，即在北美基督教學生會宴會上發表演說，馮氏指出：『中國的災難，在於少數無心肝無靈魂的人物（指蔣宋孔陳），他們希望把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變成他們的奴隸。』他要求留美的中國學生團結起來，爲中國眞正的民主聯合政府而奮鬥，並大聲疾呼回國，喚醒其親友，每個人都應竭盡全力以加速中國民主事業的勝利。』馮氏對中國的前途極表樂觀，認爲「民主的勝利已經不遠了，將來的民主中國是很光明的」。該會出席中國學生及美人兩百人。

謝

[illegible]，特此登報[illegible]、書籍等開單如後：

字畫

方正學先生法書 一本

枝山[illegible] 一本

米南宮虎丘詩帖 一本

[illegible]帖 一本

[illegible]將軍碑帖 一本

[illegible]銘帖 一本

[illegible] 一本

子昂千字文帖 一本

戲鴻堂法書 一本

宋米[illegible] 一軸

家[illegible]詩 一軸

文徵明著色山水手卷 一軸

（下接二三版中縫）

白文五百餘婦女
爲反攻大軍突擊冬衣
一日一夜完成六百五十套

（臨縣訊）白文婦女在土地改革中，熱烈爲反攻大軍趕縫棉衣，五百餘婦女，老至六十三歲小至十四歲，一齊動手，一天一夜即突擊完成六百五十套。十月一日，當後勤部運來衣莊，各村主任向婦女們動員爲反攻大軍做冬衣時，她們以無限的快樂接受了這一光榮任務，並說：「現在天冷啦，人民解放軍在前綫反攻，黑天白日不能在家裏，沒棉衣可不行哩。」當大堆的衣布和棉花發給婦女們後，四自然村一百五十個婦女即集中在一個大圍場上，實行集體縫紉。廣場上雪白的棉花耀目，忙碌的婦女，連小孩子哭叫也顧不上，一連四個鐘點內，就縫完了一百六十套，每件棉衣都交村幹部們檢驗，詢問縫得合適不合適，不好就重縫。三自然村是採取分組縫紉，楊鳳漢的婆姨是小組長，她管十二個婦女，每人平均縫一套半，她對縫好的衣服都一一檢査，其中楊根弟的婆姨年紀小，棉花絮得不大好，她又幫助重絮了一遍。薛世周的婆姨縫得快，自己的一份到晌午就縫起了，她雖然不是小組長，也積極幫助四個婦女，直熬到半夜完成任務。楊福大的婆姨眼睛近視，縫得慢，晚上沒燈油，她的小女孩費娥點着蘸爬，陪着母親縫紉。縫衣中，抗屬婦女更是積極，王志武、李侯旺的母親，都是五十幾歲的老婆婆，一面縫一面想起在前綫的兒子：「縫得細緻些，許是咪兒穿上呀？就是穿不上，別人穿了也和咪兒穿上一樣！」她們都把棉衣絮得勻勻地，引得密密地。王志武的婆姨也是小組長，她跟丈夫在外面住過，懂得怎樣縫穿起來才最合適。在絮花時，就幫助她領導的十二個婦女，把棉花一一絮上，並告訴大家：棉衣的肩上脊上要絮厚些，邊邊上絮薄些；褲子的大腿上絮厚些，小腿上要打綁腿，可絮薄些，這樣穿起來才合適。」婦女們對這次爲反攻大軍縫製冬衣，莫不感到無限光榮，幾個參加土地改革委員會的婦女，她們雖忙着開會，也不放棄自己的一份任務，都把棉衣褲拿來一面開會一面縫製。三自然村趙鳳英、張修仁、張個英、李元昌四個婆姨，組長叫遲了一點，她們就以爲不要她們縫了，着急地跑出來大吼大叫問村主任：「爲什麼沒有我們了？」村主任告訴她們不是不要你們縫，是組長吼遲了，她們才高興地拿着針綫去參加縫紉了。（延學斌、武露英）

保德杜家塔農會
把鬥爭出的銅錢
贈送工廠造子彈

（保德訊）三區杜家塔群衆在討論分配鬥爭果實時，自願將三百六十四斤銅錢送給兵工廠造子彈。貧農張牛孩在討論時說：「咱們分了牲畜、財物，留下的銅錢，我提議，向工廠換個手榴彈。」貧農張爺扣子說：「不如完全送給工廠，造了子彈好。」翻身中農張引外子說：「咱同意送給工廠，讓多造武器，好多打勝仗。」群衆一致通過這個意見。十月八日由農會派了貧農張牛孩送去工廠，並由農會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咱們農民從地主手裏鬭出三百六十四斤銅錢，送給你們製造武器，希望工人同志們努力生產，把造好的武器，送給咱們的人民解放軍。咱們工人農民是親弟兄，大家共同努力生產，努力支援前綫，早早的把咱們的大害虫蔣介石、胡宗南、閻錫山、傅作義消滅乾淨。（黃吉、郭文魁）

李家灣農代會議決定
村和村實行抽肥補瘦
分配糧食等和救荒救死聯系研究

（興縣訊）二區李家灣行政村所屬十三個自然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已推入分配階段。九月三十日，召開十三村農民代表會議，討論分配問題。大家首先反映說：「自從上次全行政村農民大會上討論了「告農民書」後，各村中農一致擁護平分土地的四個原則，貧僱農更是高興的不得了。」在研究到具體分法時，大家提出村與村的土地多寡、肥瘦懸殊的問題。隣家棨等四個山地自然村與大川李家灣等八個自然村的土地相差很大，山地擧大平照，川地擧李家灣爲例：大平照每口人平均十四畝地，合剛石一斗通產，且地質壞、路又遠，作務費力，收獲量少；而李家灣村每口人平均五畝地，可均附石七斗通產，且多係好地近地。大家研究的結果，確定了三個辦法：（一）川地村要照顧山地村，抽出富村的好地（平水地）補給貧村，再抽貧村的瘦地（梁地）補給富村。同時爲照顧貧村地遠、費勞力，應向富村抽牛補給貧村；（二）加強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教育，由貧村抽三家至五家，移到川地村五龍堂住（該村三十二戶，只有兩戶貧農，一戶還是新移來的）；（三）如甲村農民耕種乙村附近的土地，路遠費工害，採取兌換補的辦法；如甲村土地有餘數，抽補給乙村。討論到如何照顧貧苦程度時，大家說：「如果光按人口平均分配的話，那貧苦農民就不好翻身。」因爲一般農民娶老婆早，人口多，勞動力多，又有底墊，貧僱農娶老婆遲，人口少，有的還是光身漢。」因此決定：光身漢以兩口人計算，老兩口以三口人計算，但對於人口多，而缺乏勞動力的貧僱農，在土地的質量上、遠路遠近上仍要多照顧。最後討論怎樣統一分配其他財物，大家認爲要與「救災救死」工作聯系起來研究，陳家棨等四村今秋遭了霜災，不想辦法明春會餓死人的。因此，決定（一）赤貧僱農今冬沒口糧者，分給青苗，鬥爭出來的糧食，暫時保存起來，準備救死急用；（二）發動全行政村趕快積蓄秋菜，積蓄穀糠及樹葉花，及早節約，準備冬季生產；（三）由川地富村抽出糧食衣物等，幫助陳家棨等山地村子，解決口糧、衣服、生產資本等困難。此次大會一連開了三天，最後選川田東泰、李拖地、白有乃等五人爲常務委員，雷補拉、張頷拉、王丸其等八人爲執行委員，組成行政村農會臨時委員會，領導各自然村的分配工作。（張敏、康守忠）

汾西兩次運糧中
浪費人畜力四千餘
領導上不負責任竟任用敵偽份子帶隊

（九分區訊）（遲到）汾西縣在七、八月份兩次運糧中，因領導上不負責任，並任用敵偽份子帶隊，致浪費人力畜力四千四百七十八個工。今年七月間爲了防敵搶糧，專署分配各縣派抗勤從洪趙往汾西某地運糧，當規定在天旱不能下種的時候運完，下了雨即停。當時給汾西分配四萬八千斤，牲口五十頭，但該縣竟未集中一頭。七月二十六日下了飽雨，其他各縣的人已去搶種，專署因糧食未運完畢，又令洪趙、汾西繼續運，並催促後汾西集中了九十一頭牲口，但不派幹部帶隊，而派了個中隊長李甫明，李原爲閻偽人員，從運糧地到交糧地來回六十里路程，原計劃三天運兩回，十天運完，李甫明故意拖延時間，六天纔運了兩回，另有兩天下雨，三天過陰，本來很能運兩回，李也不去搶，起十一天倒上了兩滿，民工們提出要回，上邊因未運完，料再去運，而李卻活動民工們偷跑。這一次共浪費八百五十九個畜力。第二次縣上又集中了一百三十四個牲口，仍未接受上次經驗，派得力幹部去領導，又是在民工中一選一個鄭燦芝、閻海元兩個當過偽「特派員」「村書記」的偽人員領導。這次運糧的路是四十里，鄭、閻二人路口路不好走（本來能走），上上民工們繞從川多走六十里，拖了十二天，共運了十回。又浪費了九八十個工。鄭、閻等到了交糧地後，任意侮辱民糧，已查明者多白麵一百一十斤。兩次別用人齊，如果有人領導，不要拖延，以每個牲口每回平均一百三十斤計算，不但可以運完，且可超過任務，但由於上述原因，運糧任務沒有完成，使群衆誤了生產，公家也花了好多錢，九專署按汾西市價試算了一下，比僱人運很貴要倍。這一般重問題，汾西領導上至今倘未檢討。（高鼎品）

讀者意見欄

嚴令禁止砍伐樹林

交峽寨子村附近有二三畝的一片樹林，約有一百三四十株樹，是地主徐家的。去冬土地改革以來，地主抓緊出賣或砍伐，群衆也認爲這些地主的樹遲早不知是誰的，砍的歸吧。村區公所也砍，幾個月光景，這一片樹已剩無幾了。這樣隨便砍的浪費了很是可惜，這種行爲是非法的，政府應嚴令禁止。

（王鄭軒）

快收灰吊籽

今年秋雨特別多，各地灰吊長的很好（中藥叫青相籽），特別在城關和古老的村子周圍（因爾多）長的特別茂盛。民國二十四年，我在臨縣三交陽坪學校門鋪，只抽出下午的時間，割了三、四次即打的四大斗，給我母親吃了幾個月窩窩頭。看時黑黑的，吃時很好。今年收成不好，可以大量發動群衆收割。前天我在中陽見一個老農民劉哥老來紅，並準備割灰吊，他說今年多打下些籽籽，總比吃糠強，明春也少受些餓。我聽了以後感到灰吊再有幾天就可以割了，需要在大民報紙上號召大家，都不要誤了這個收割機會。（劉銜起）

抓緊壓荒翻地
平魯侯家、東平太兩村

（新華社綏蒙十二日電）平魯二區侯家村、東平太兩村抓緊翻秋地。該村地主近年來逃避群衆清算，把大部或全部土地荒蕪。東平太村共有土地一萬三千零八十五畝，即荒了三千八百九十畝；侯家村共有土地六千九百四十八畝，荒了一千六百七十八畝。已壓荒八百四十畝，預計趕地凍前，可全部翻過。（侯煥鄉、廷鳳、劉毅）

右玉邊緣某行政村
未分配秋田搶收完畢

（新華社綏蒙十三日電）右玉南山邊緣區某行政村農民，收回地主的秋田還沒分配，現已全待收割，經群衆討論後，決定搶收辦法：（一）由農會節出少地或沒地的農民收割，貧苦人家收割一畝，給兩大斗糧食。（二）組織地主家人收割，于官屯農會組織該村七家被清算過的地主婦女，並給予一定的工資，每天由一個農會員領導上地。經二十多天搶收，該行政村被清算的二十五戶地主的秋田，已全部搶收完畢。于官屯群衆並組織起一個半牛翻秋地五十餘畝。（宏流）

大寧大遇村等地群衆
聯合鬥爭地主溫寡婦
清算出大批銀子衣服等

（晉綏社晉西南十三日電）大寧一區大遇村村聯合隰縣城關等群衆，向地主溫寡婦清算出元寶八個，共二百四十兩，碎銀、銀器三百七十兩，白洋一千一百七十元，銀××十對，衣服六十一件及其他財物一部。溫寡婦的丈夫溫貫泉是隰縣蠹棍河人，以高利剝削人民著稱）其佔戶廣及大寧之大遇村、爲襲龍，隰縣西川之彼莊河、先家給、宋家大及城川之土家莊、午城鎮等數十村，其中大遇村佔戶最多。溫某爲獨佔該村，曾將全村三十餘畝好水地耕香後，又重租租出。他在這村收得利息，立即掛在外村。他爲了逃避群衆的報復，於民國十六七年搬到午城鎮，繼續榨取人民血汗。該鎮群衆被迫起來要拿毛澤流出，他又跑到隰縣城內去住。因爲和兒媳勾搭，把兒子趕出，死在永和某村。溫貫泉、溫二婦執掌了家事，他更搜刮群衆。今年三月，隰縣城關群衆掀起反奸霸鬥爭，她潛逃到大寧二區遇村，並向大遇村等要賬，直到九月十七日才由民兵扣留。路經大遇村時，群衆要求對她交群衆清算，縣上聞訊，即派該區助理員前往領導，鬥爭勝利後，群衆又提出要和隰縣城關等地群衆聯合鬥爭，選出貧僱蔣發等四人爲代表，李娘群衆赴隰前往參加。（王光）

嵐縣官橋村
青苗單另分配完畢

（嵐縣訊）三區官橋村的青苗是單另分配的。全村共鬥爭出地主的青苗三百五十一畝，計能打一百五十九石四斗糧，共分給全村的[illegible]戶中農[illegible]的原則：（一）[illegible]（二）鰥、寡、孤、獨、殘廢等特殊[illegible]（三）[illegible]

晉綏圖書館謹啓

真理報發表社論

評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

（塔斯社莫斯科訊）真理報二十日發表社論，指出六日所公佈的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公報，具有最重大的政治意義。稱：出席此次會議的，有中歐與東南歐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代表，這些共產黨，具有領導工人階級及一切民主力量以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反動勢力的勝利鬥爭之豐富經驗，而且它們是那些擺脫了外國帝國主義統治的魔爪並建立了新民主發展的強國基礎之國家的先鋒隊。出席會議的，還有法、意兩國共產黨代表，法、意兩國是美帝國主義目前正施以特別強大壓力的對象，但兩黨在羣眾中則享有高度的威信。出席會議的，並有聯共（布）代表，三十年來，聯共領導着世界上第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分析會議對國際形勢宣言之要點時，真理報指出：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已經有了極其重大的發展。第一次大戰結果，帝國主義環節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破壞，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出現了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第二次大戰結果，又使資本主義世界受到另一次嚴重打擊，不僅兩個徹底武裝的國際反動派計劃用來進攻蘇聯的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垮台，而且新民主主義國家從反法西斯鬥爭火焰中誕生，擺脫了帝國主義奴役，並奠立了它們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

真理報抨擊帝國主義陣營中報界所謂「共產國際復活了」的叫囂稱：我們所發表的文件，明白地表示設立九國黨的情報局，卻並未指明要重新設立一個世界範圍的共產黨機構——有集中的領導機構像過去共產國際一樣。眾所週知，共產國際早於一九四三年解散了，自共產國際解散以來，各國黨已有大大的發展，力量增強了，在羣眾中的影響也增長了，因此，共產國際的解散是完全正確的，並在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中起了積極的作用。在培養工人階級領袖方面起過積極作用的共產國際，早就成為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發展歷史上的陳跡了，現在恢復它，將會是退步而不是進步。像邱吉爾之流對共產國際恢復怕得要死的戰爭販子們，是不可能了解這點的，但是對那些願欲鞏固各國間的和平與合作，鞏固各國的獨立與民主，鞏固社會主義與民主的人來說，這是很容易了解的。

真理報指出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帝國主義反動派正對各國主權、自由與獨立發動攻勢的情況下召開的，它再次向全世界證明：共產黨人曾經是而且仍然是爭取自由、爭取國家主權、爭取民主與和平的最可靠與最忠實的戰士。真理報嘲笑那些資產階級報紙（如美國紐約時報、英國曼徹斯特衛報、[illegible]報及法國費加羅報等）尖叫所謂共產黨的「危險」「陰謀」之類的胡說稱：先生們，是什麼事情？為何這麼大驚小怪？最近十九個國家的社會黨人與工黨在一起舉行了兩次會議，並且還成立了他們的國際，以作為這些政黨的國際聯合中心，那麼為什麼共產黨不能召開它們的會議，而且至少要組織情報局，藉以交換經驗呢？先生們，假如你們是和平之友，你們就必須歡迎共產黨人決定組織對戰爭挑撥者的抵抗及防止他們挑起新戰爭的需要和平願望。先生們，你們所以未發覺當你們對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的決定大驚小怪時，就無意中暴露了你們自己是戰爭的發起人與和平的敵人嗎？你們對共產黨的會議決定必須對美國奴役歐洲的計劃組織抵抗一事，表示憤慨，難道你們擁護奴役歐洲各國嗎？你們反對歐洲各國的主權與獨立嗎？

九國共產黨成立情報局

歐美各國共產黨贊同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各方訊：歐洲九國共產黨成立情報局的消息公佈以後，歐美各國的共產黨，表示贊同，並予以極高的評價。波蘭[illegible]報稱：「[illegible]路登[illegible]標誌着馬克思主義運動新時代的開始」，而且指出：

「紐約華爾街的老闆們，已經決定要統治全世界，歐洲國家將要保衛他們的民族獨立，而歐洲工人將要保衛他們勝利的果實與全世界和平。共產黨的聯合，乃是這種保衛取得勝利的第一個條件。」捷共總書記斯郎斯基於捷共各地方黨部書記與代表會議上，報告華沙會議經過時稱：「捷共當加倍努力，鞏固民主與進步力量的陣容，保衛民主，保衛國家獨立。」英共總書記波立特七日發表談話，歡迎華沙會議建立情報局的決定，並稱：「在英國，我們將盡全力，為和平，為國家的獨立與經濟繁榮而鬥爭，反對美元獨裁者及其在英國的支持者（邱吉爾與工黨右翼領袖）的攻勢而鬥爭。」法共於九日發表公報，完全同意華沙會議的結論，並表示：「九國共產黨的宣言，闡明了目前形勢，法國共產黨將保衛對美國擴張政策的陰謀，維護國家獨立與主權，以及世界和平。」義大利共產黨[illegible]指出會議的重要性，更揭穿了那些企圖使各民族淪為奴隸的帝國主義政策，受到了很重的打擊。」意共領袖之一隆哥於「團結報」上著文稱：「九國共產黨成立情報局，就是因為他們最能抵抗帝國主義之侵略。」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稱：「歐洲九國共產黨之行動，為歐洲抵抗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之一部份」，「乃保衛和平者」，並指出叫囂「共產國際復活」者，「只是反映此次大戰後解體之柏林與東京之『反共軸心』的宣傳而已，其目的在掩飾美國務院對他國獨立之干涉，而九國共產黨之措施，則在保障其國家之利益。」

山東省參議會議長

范明樞同志病逝

華東軍區首長及指戰員電唁

（新華社華東十二日電）中共華東中央局、山東省政府、山東省參議會、山東省參議會議長范老明樞同志的逝世消息：八十四歲高齡的范老，於九月廿一日在渤海某地舊病復發，雖經立即延醫診治，終因年高積勞，藥石無效，延至本月二日上午八時半逝世。噩耗傳出，全省人民同深哀悼。省政府及華東軍區已指示各地本月十一日起，各機關部隊學校下半旗一天，停止娛樂三天示哀。現山東各界已組織治喪委員會。

（新華社華東十二日電）華東軍區陳、張、饒、黎諸首長暨全體指戰員頃電唁山東省參議會范議長家屬，原電如下：魯中軍區轉范故議長家屬禮鑒：正值我各路大軍南下中原，全國反攻局面展開，蔣匪對山東「重點進攻」破產，而臨崩潰危亡之際，范老竟與世長辭。驚聞噩耗，全軍哀痛。范老為革命前輩，齊魯名流，德高望重，人民仰歸，抗戰中，曾繫獄，威脅利誘，忠貞不屈，英勇鬥爭，氣節凜然，實為我黨與人民之光榮。范老奔波一生，方期抗戰勝利，樂享天年，乃蔣匪竟發動罪惡內戰，殘害人民，致范老終老於烽火疑中。我全軍將士誓承范老遺志，堅決消滅蔣匪，擴張反攻勝利，以慰英靈。深望闔府節哀，勝利在望，共同前進。特電致唁。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張雲逸、政委饒漱石、副政委黎玉率全體指戰員同上。十月三日。

武漢以西一百三十里

我軍攻克團風重鎮

霍山、羅山兩城再告光復

（據新華社中原前線十二日電）我劉鄧大軍一部於十月三日收復黃安縣城後，復於七日攻克該城西三十里之河口鎮，守敵湖北保安第一總隊人槍百餘。另一部我軍於三日在麻城地區收復中館驛、宋埠等重鎮後，乘勝向宋埠西南地區挺進，又連克數要鎮。某部於七日在歧亭、柳子港地區殲滅蔣匪第五十六師之新十七旅旅直一部及其一團全部，二團直與二團兩個營全部，三店、克服新洲、市等重鎮。我軍另部八日於黃陂以東六十里之李家集殲滅蔣匪五十二師三十三旅九十九團第三營全部。以上兩役，戰果正清查中。又我軍另部於九日攻克長江北岸西去武漢水路一百三十里之重鎮團風，殲新十七旅潰兵一部。現解放軍正分途擴張戰果中。又悉：我軍一部於三日逼近霍山城，守敵四十六師一部倉惶棄城逃竄，霍山二次為我解放（按霍山係於九月四日為我首次攻克，後我主動轉移）。五日，我軍第四次攻克羅山縣城，守敵聞風而逃。

我發動攻勢殲敵千五

壽陽西北宗艾地區

（新華社晉察冀十二日電）解放軍一部於四日起向正太路西段壽陽城西北之宗艾地區發動攻勢，經一天一夜激戰，當即攻克宗艾鎮、周家塢兩重鎮，並逼退段王、譚家溝、賀家堖、光山等匪據點十餘處，殲閻匪暫四十九師第一團團部及其所屬二、三兩營及保安衛團一部共一千五百餘人。同時，並於宗艾附近尉家莊，擊潰閻匪第一團之第一營。據初步統計，俘閻匪暫四十九師第一團中校副團長鄭子植及少校指導員以下一千四百餘名，斃傷共百餘名，繳獲山砲一門及其他各種砲四十七門，輕重機槍三十三挺，長短槍五百二十支，汽車兩輛。

山東我軍收復齊東

（新華社山東十二日電）渤海西北地區人民解放軍渤海軍區部隊，於三日夜向齊東縣城發動攻勢，城敵不將支，棄城潰逃，該城當即為我收復。是役，我無一傷亡。戰果正清查中。

淮北蔣後子弟兵

攻克蔣匪六重要據點

（新華社華中十一日電）勝利消息：淮北蔣後子弟兵於九月三十日晚以七小時戰鬥，攻克泗縣城東七十里），殲蔣大部土頑，生俘蔣記區長陸獨秀、蘇濮川以下三百餘人，繳獲重機槍十一挺。同日，攻克泗陽縣之陳大莊、泗縣南之馬公店等四據點之敵。洪澤湖東我軍另部，亦互相配合，迫走淮陰、寶應間蔣軍重要據點蔣壩鎮之敵。上述五鎮當為我收復。

蔣區拾零

吳江震澤鎮女小學教員鄒月娥，被蔣匪軍官輪姦致死，激起各界一致抗議。該女士年二十三歲，品學兼優，在校服務，教導有方，深得學生愛戴。該女士之被姦死，因其貌美為蔣匪軍官所覬覦，已非一日。六月四日晚九時許，突有穿便衣之蔣匪軍官率領六人，打開鄒家，鄒母及同居房客均被看管，鄒小姐當被[illegible]口塞棉花，[illegible]實行輪姦暴行。月娥力圖抗拒，又被匪扼住咽喉，在蔣匪一再輪姦下，當場窒息身死。各界聞訊，羣情憤慨，同里全鎮學校罷課，及各民，舉行示威遊行，並罷[illegible]以「管制」[illegible]

我游擊兵團

活躍洛陽外圍

（新華社豫西前線十一日電）洛陽外圍我游擊兵團活躍，七日解放洛陽西二十里隴海路上重要據點谷水鎮，殲滅守敵全部，生俘二百餘人。又五日，另部奔襲洛陽西南四十里洛（陽）宜（陽）公路要隘韓城，守敵三十餘當被生俘，並將該地碉堡掃蕩。洛陽蔣匪經此連續打擊，現已恐慌萬狀。

名，從中抽稅。」某刺刑主一曰：「自古未聞有此稅，而今具猶有其事」。宋子文此次取得粵省主席職位一事，蔣黨內部曾發生激烈鬥爭。據美聯社消息：宋氏出任粵省主席，係由於宋氏自己要求「官位」之請求，政學系首領吳鐵城[illegible]，要求政府「[illegible]」。[illegible]提交蔣介石決定，[illegible]求宋氏出任粵省主席，但蔣介石勸告宋氏，不要急於任粵省主席，以爭取更廣泛[illegible]輿論方面之支持（按指美國務院之支持）。[illegible]立法委員一若干人，提出要求蔣賦稅公款，使人民生活[illegible]欲求得此項貸款，必須[illegible]出自己的「[illegible]」，[illegible]家族的[illegible]

綏德分區地方武裝

粉碎敵重兵搶糧計劃

（新華社西北十一日電）綏德分區地方武裝粉碎敵青化之蔣軍七十六師一四四旅三十一團全部，暨其二營長以下十七人，繳獲輕機槍三挺。圍守綏德孤城蔣匪軍，陷於油鹽柴糧奇缺的困境後，每日乃擺出紅白布作記號，將後方運送接濟。但懾於我游擊隊之威力，鴨棉：敵軍至九月十四日起，每日還可分吃由飛機送來的大餅，但到十八日後，就再沒見過米糧影子，現已將城周工事附近的南瓜、洋芋、白菜等吃光。當此次小股蔣軍出城搶糧，被我游擊隊擊潰，城內蔣軍恐慌動搖，都說「這樣下去，不被解放軍和游擊隊消滅，也會困死餓死在城內。」偽專員縣長和城防司令艾捷三等，也向蔣軍三十六師一二五旅旅長李日基哀告：「我們的命運都在你們包裹裝裏」，而李日基亦只能回答說：「咱們都是一樣的命運」。據榆林來人談，榆林城內近亦大鬧饑荒，曾發生傷兵因吃沙米毆打醫院院長事件，蔣軍士兵餓得紛紛開小差，甚至公開要求回家。

[illegible]山水堂中堂　一軸
[illegible]山水堂中堂　一軸
[illegible]山水堂中堂　一軸
[illegible]毛堂　一軸
司馬[illegible]毛堂　一軸
[illegible]美人堂　一軸
[illegible]屏　四頁
[illegible]帖　一張
民法[illegible]土地法[illegible]　一本
[illegible]下期續登載。

劉得標

（一）

洪瀾

王醫生剛吃罷早飯，就匆匆忙忙地到各個休養室去診視。他看到二十二號休養室的房門，就想起裏面有個傷號劉得標，前兩天曾通知他趕隊的，他要求多休養兩天，現在也該是趕隊的時候了。

十六歲的看護員小楊正在掃地，劉得標在炕上坐着，當他看到王醫生蹺進門檻，舒展的眉眼突然變了：皺起了眉頭，眼睛瞇成一道縫，雙手拘着右腳板子——倒也滿像很痛苦！

「炕上坐，醫生。」劉得標移動了一下屁股，說：「我還怕是打斷筋了，麻得很，黑夜蓋兩床被子也不覺暖和。」

劉得標瞅了王醫生一眼，然後，抱起右腿將搖起來，右腳板子也就很自然的搖開了。

「你看，醫生，軟棉棉的，怕就是打斷筋了！」

王醫生伸出手，用食指在劉得標的腳板上按，按了一按，就浮起了一個白印，然後又慢慢地消失了。

「不要緊，沒打斷筋」，王醫生搖了搖頭，微笑着說：「你的傷好了，該趕隊了！……」

「趕隊了不行不行，到了前方傷犯了更糟糕了。」

這時，在掃地的小楊憋不住氣了，他也皺起眉頭，兩眼瞇成一道縫，抱起右腿將搖着，右腳板子也就搖開了。

「喚呀！醫生，我的腳板子也軟棉棉的，不是也斷了筋吧？」小楊搔着腦瓜子，向着王醫生說。可是，他對於自己的滑稽忍不住要笑，只好用手按住嘴巴。

「胡扯！你帶花了？」劉得標氣叫着，臉紅起來。

「別多管事了，掃地吧。」王醫生制止了小楊，小楊做了個鬼臉，又低下頭掃他的地。

這時候，劉得標拿起拐杖，一拐一拐地出去解手，這麼一來，又能躲躲，又能叫王醫生看他的腿傷沒好。

「人家會裝洋蒜，沒人的時候他跑得比誰都歡，一叫他趕隊，你看他拐得多厲害呀，真是個落後份子。昨天早上，十八號的張永義腿上的傷口，還沒長滿肉，就自動要求快點趕隊，九號的賈三小，胳膊還抬不起來，就讓我告訴你，他也要趕隊了，你說他已經可以打槍了，要求回前方參殺死幾個敵人還有……」小楊的話像流水一樣，沒等他說完，王醫生接着說：

「各人的思想程度不同，張永義是咱們的老同志，賈三小雖然入伍不久，可是他是個翻身農民；劉得標是個新解放戰士，在咱們部隊裏時間還不長，我明天再和他談談，你還是好好招呼他。」

（二）

傷員劉得標，提到他的過去，也夠傷心的呢：十二歲頭上，他爹給本村姓劉的地主當長工，養不過家裏三口人——他娘和妹妹。那時，劉得標也給劉地主放羊了，好歹賺着喝稀米湯，養活自己。

劉得標在劉地主家裏，起早睡晚，受盡牛馬苦，受到二十四歲那年，國民黨抽壯丁，劉地主有四五個兒子，保長只叫他出錢僱上一個就行了，劉地主呢？又不願叫自己的兒子去當兵，又不願意花錢僱人，想來想去，就把他的老長工——劉得標他爹叫來了，拍了拍老長工的肩膀，說：「老夥計，今兒有點小事兒商量。」劉得標的爹可發愣了，劉地主為什麼忽然這樣親熱呢？他把眼珠兒瞪得大大的說：「兩年嘛，只要能辦……」沒等老長工說完，劉地主呵呵笑了：「知道嘛，還有不能辦的事了，我說，叫你那孩頂我孩當兵去，你那孩沒結婚，有出息，當上三年五載，衣錦回來多威風……！」「老爺，咱的好說，這個……」「……你……你知道，就這個……」「你說嘛，了不能，不能就給我滾，都滾！哼，聽了我，有個三長兩短的，三斗二斗不算帳，不聽騙，哼！村東村西，村頭村尾，沒我句話，我看那個敢收留？」

一家子，商量了一黑夜，也哭了一黑夜，有啥辦法呢？胳膊怎能擰過大腿？！就叫過三天了，劉得標咬着牙，捏緊拳頭把飯桌子擂得震天響，說：「爹，娘，我去，我走了，你們能活，你們也不要太想我了，死不了回來再說。」天亮，劉得標他爹帶着兩眼子眼淚，對劉地主說：「老爺，就讓他去吧！」劉地主又扳起面孔說：「就該這樣嘛！要頂名，就得改個姓，就跟着我姓劉，上個當兵的名字，就叫得標吧！」

劉得標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他原來姓任，他爹給他起的名字叫大孩。

劉得標在蔣匪軍隊裏，當了個二等兵，連長排長打他，班長副班長打他，時間待得久了，劉得標也就明白了：老虎捕小雀，小雀吃虫兒，一級欺負一級，世事原來如此。

一年後，有一天，劉得標在街上走着，忽聽背後有人吼：「大孩，大孩，你是大孩嗎？」劉得標回頭一瞧，原來是同鄉王二娃，他也穿起軍裝來了。劉得標問：「你怎麼也當了兵了？」二娃說：「我比你來得還利落，繩子綁來的。」劉得標說：「我爹我娘好嗎？」二娃的眼睛從劉得標的臉上，移到劉得標軍衣的第三個鈕子，劉得標看着不對頭，又問：「……你倒是說呀！」二娃說：「你走後，劉地主再逼你爹，你爹的苦就更重了，五六十的老漢，怎能受得兩個人的苦，以後就病了；劉地主不給錢請醫生吃藥，你娘和你妹妹，也沒治好你爹的病，死了！」劉得標說：「我娘呢？」二娃說：「你娘要飯，早上到這家，晚上到那家；今天到這村，明天到那村，成天像瘋了似的，孩子們圍着她叫瘋婆子……」

劉得標他想到要報仇，可是怎麼能報了仇呢？逃小差，提個頭要命的，就算是拚了吧，又誰能保險報了仇呢？於是，劉得標就憋住一口氣，一天混一天，瞎湊合，挨到死時候完！……

一九四六年秋天，劉得標被我軍俘放了。他參加了解放軍，一切都翻了個過，連長和當兵的有說有笑，打人罵人再也見不到了，打起仗來，一個比一個猛，子彈嗖嗖叫，大炮轟隆隆，班長說：「劉得標，不怕，跟着我！」劉得標說：「班長，我跟着你，我不怕。」

在解放某縣城的戰鬥中，劉得標帶了花——蔣匪反動派的子彈打中了他的肚子，他就住醫院了。

（三）

人民優待自己的英雄，醫院裏的吃喝很好，看護員成天不離休養室，醫生早晚看兩回。開頭一個月，劉得標因傷口不時疼痛，他也不覺怎樣，以後傷口好了，就不想出院了；他想起了他的父親，死去了，受了一輩子，就那樣死了，他自己呢，在蔣匪軍裏幹了一陣子，又在解放軍裏參加了戰鬥，到底幹個什麼結果呢，雖然他覺得解放軍不打罵人，但他想不管怎的，回前方總沒醫院裏痛快，於是他裝着腿斷了筋，不想出院。

他於下午，拖着腿蹓躂，坐在院裏的一塊石頭上，劉瓜子四溜齊，「趕隊」「休息」在腦筋裏翻滾轉，正在轉得起勁的時候，院子外邊吵吵鬧鬧的：「鄉親們會了！」「鬥爭地主去！」

和二十二號休養室住一個院的老漢，披着一件破布衫，從家裏出來，又喝叫他的家裏人：「關上門，快點走吧。」

「幹啥去呀，老鄉？」劉得標問。

「開大會，鬥爭地主去！」老漢說罷已走去了。

起先，好奇心使劉得標不由自主地跟出去，走到院門外，他就覺到要參加會的，要裝瘸就得裝到底，於是轉回休養室，拿上拐杖，一拐一拐地跟上開會的人羣去了。

劉得標趕到會場，穿得破破爛爛的人們不知有多少，男女老少數不清，老鄉們見到劉得標，就叫開了：「讓咱們的傷兵同志坐呀！」板凳放在了劉得標屁股後邊，劉得標就坐下了。

鬥爭會開始了，一個穿着白布衫，留着八字鬍，矮矮胖胖的傢伙，被緊繫着，被圍在當中，他低着頭，臉色灰白。

劉得標坐在那裏聽着人們的訴苦，看熱鬧的心情轉變了：他的精神完全傾注在會話上面。

一個老太婆，從人叢裏擠擠攘攘出來，代替說話的是她那兩顆的淚珠，從細小的眼眶裏淌着一直流到破布衫上，好一陣，他才斷斷續續的說了：「王古卯呀！我老漢給你受了十八年，民國二十八年害了一場大病，問你要半年的工錢二十塊，你說我老漢病了兩個月，該扣二十塊，正好，不長不短，你這是怎麼的呀？我老漢又病又氣又餓，死了棺材也買不起，狗兒和你頂嘴，被你打得躺在炕上將了三天……」老太婆的話還沒說完，劉得標就想到他爹，他娘，沒有年青的妹妹，淚水把袖子沾濕了，他差點兒上去叫一聲「娘！」他看見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事情，共產黨領導的地方，就是窮人抬頭的地方，解放軍到那裏，那裏的窮人就翻身，他看見眼前被鬥爭的地主，就想到他村裏的劉地主，「是的，老鄉們說得對，地主老財吃的好，穿的好，住的房子，都是……都是咱們窮人的血肉呀！……」他想着想着，渾身的血往腦瓜上湧，漲成了個關公臉，他想通過人家，跑上去，但擁擠的人群不開路……

會議一直開到點燈的時候，劉得標聽了許多老鄉的訴苦、質問，最後，人們吵吵、嚷，到地主家裏清查財物，劉得標把拐杖丟在院窩下，像一個腿上沒毛病的人似的，走向休養室。

那天晚上，看護員送過三次開水，每次都看到劉得標沒脫衣服，沒蓋被子，睜着兩眼躺在炕上。他睡不着？他想：輪到時候打到自己家鄉，把劉地主捉住，像今天一樣鬥爭他，這個仇我總得報！爹啊！娘啊！妹妹啊！這是我走的路對了。

第二天，天剛亮，劉得標自己跑到伙房，催促伙伕給他做點隨便什麼的飯，又跑到王醫生那裏去要出院的介紹信和出院證。看護員小楊見到他這情形，就給這劉得標的被包，滿心高興地送劉得標出村口。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
深夜於石嶺港

前綫故事散記

何穆耘

偽專員的胸章

七月十日拂曉，洪洞台伏擊戰中，俘虜了偽洪洞警察局大半，在返回的路上，我×連戰士在馬路邊撿得了一個嶄新的白色長方形胸章。上邊一行小字是寫的：「山西省第十一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中間是姓名：「王正平」；下邊是的「民國三十六年[illegible]」。我反覆的審視它，發現在四角上還有剛被拆下的黃色線頭，顯然它不是被主人無意遺落的。活現了匪偽專員惶惶而逃的狼狽相。

割草的小孩

被我一度殲滅以後拼湊起來的趙城流亡武裝，八月十九日乘雨後的夜暗子活動到公孫一帶，但立即被我某部神速的截斷了往北逃的退路，上午十點鐘戰鬥開始了，了水的汾河橫在右面，落了粗的敵人往北逃竄着，我們直追了四十多里，到石止、登包天黃昏才以俘敵五十八名、繳獲槍三挺、擲彈筒一個、步槍四十五支的戰績結束了戰鬥。

第二天割子幸村一個割草小孩子，在一個水窯裏發現了四五個血污滿身的偽兵，手執武器，偽兵看見小孩就驚慌的叫：「小孩，你千萬別叫八路軍知道，聽說八路軍見了偽兵就拿刀串了。」小孩答應着就走了，不一會他領來幾個民兵，打掃戰場的同志把他們抬走了。

埋狗

郭瑨　石潢三

臨縣一區郭家舍村地主高光照，買的一隻花狗，到十九年冬天死在黃嶺山溝，不知被誰把狗皮剝了，可遇上了四十幾年長工的高正道一天從距離郭家舍三十五里路的主家莊村攬工回來，高光照就覺狗死了，立即找上高正道說：「你把我的狗殺了（因當時狗皮剝來是高正道的），後被他賣走，實際上不知是誰殺了狗，至現在還未弄清楚）不行，要你買棺材埋我的狗！」後來村長高汝饒（是光照的侄叔伯侄兒）解決給狗包了丈二紅布，僱的四個人抬上，讓高正道當上孝子，像埋老人一樣埋掉了，連花費罰款共花了六十元白洋，逼的高正道把衣被、傢具變賣了還不夠，叫他的親兄弟高志關賣了八畝地才開補，還不算，到臘月二十七日高光照又把他趕出村外討了吃。高正道今年六十四歲了，一提起這件事，傷心與憤怒就湧上了心頭。

副刊

鳴謝

興縣石盤頭村羣衆，贈送本館大批字畫、書籍、古物、五[illegible]鳴謝。茲將[illegible]

乾隆御筆正帖　一本
眉山蘇軾帖　一本
[illegible]